

# 基于隐喻认知的网络新词传播模型构建与社会文化阐释

何一凡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 611756; 2803336249@qq.com)

**摘要:** 网络新词作为数字时代语言活力的直观体现, 有着独特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其产生的基础是人类固有的隐喻认知能力, 同时深刻映射了社会新文化的流变。本文构建了“隐喻认知驱动的网络新词传播模型”(Metaphor-Driven Dissemination Model of Network Neologisms, MDDM), 尝试将网络新词从萌发、扩散到固化或转化的动态过程, 用一个整合了“隐喻认知——语言符号——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的理论框架进行系统性阐释。该模型的核心观点在于——网络新词的实质, 是群体共享的隐喻性概念在语言层面的具体化呈现。网络新词的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受到隐喻的源头在群体中的心理共鸣程度、现实语境适配性, 以及传播媒介技术特性等因素的共同制约。基于对“内卷”“社死”“躺平”“佛系”“润人”等典型网络新词案例的分析, 本文将阐明这些词汇如何借助隐喻机制承载特定社会情绪、解析现实社会压力并重构群体身份认同, 进而成为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嬗变的独特窗口。本文尝试融合认知语言学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 为理解词汇创新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关键词:** 网络新词; 隐喻认知; 社会文化阐释; 语言传播; 模因理论

## 引言

互联网与社会生活正逐渐深度融合, 网络空间成为语言创新的主要阵地。网络新词具有产生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形式灵活、语义高度集中等特点, 构成了当代语言生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这些新词不是简单的语言游戏, 也不是社会生活的副产品, 它们蕴含着人类深层的认知机制, 尤其是隐喻认知的强大力量, 并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集体情感密切相关。

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 更是人类理解抽象概念、组织经验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 [1]。网络新词的创造与理解, 高度依赖将相对陌生、抽象或复杂的网络现象、社会体验、情感状态, 通过隐喻投射 (Metaphorical Projection) 到更为熟悉、具体、易于感知的源域 (Source Domain) 之上 [2]。例如, “潜水”喻指在社交群组中只看不说, “种草”喻指被成功推荐而萌生购买欲望, “内卷”喻指非理性内部竞争导致的无效消耗。这些词汇的成功传播, 关键在于其隐喻结构有效唤起了群体成员间的认知共鸣 [3]。

现有研究多从语言学本体、传播学路径或社会文化批评等单一维度切入探讨网络新词 (如: 李宇明, 2012; 汤玫英, 2010; Androutsopoulos, 2011)。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模型——“隐喻认知驱动下的网络新词传播模型”(MDDM), 通过结合认知机制、语言符号以及社会文化语境, 系统阐释网络新词从个体的灵光乍现到群体的广泛采纳, 再到最终融入主流语言或归于沉寂的全过程, 并挖掘其作为社会文化镜像与建构工具的双重角色。

## 1. 理论基石

Lakoff和Johnson指出, 隐喻本质上是跨概念的映射 (Mapping) [4]。这种映射绝非孤立、随机的词汇借用, 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概念迁移过程。源自物理空间域的方位感知——如“潜水”喻指用户在线但不发言、“上岸”喻指脱离困境或达成目标、“翻车”喻指意外失败等, 这种感知被用于形容社群中的存在状态与行动轨迹。战争域的冲突、攻防逻辑, 则赋予网络互动以激烈的对抗性色彩, “攻陷”评论区、坚固如“堡垒”般的观点等, 将战场图景拓印在网络交锋的场域。生物域, 特别是病毒传染与有机体状态的模型, 为理解信息扩散及用户行为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比如“病毒式传播”精准捕捉了信息传播的指数级蔓延态势, 而“僵尸粉”则喻指那些由机器控制, 无交互能力的空洞账号, 揭示出网络生态中的异常。游戏域的规则与体验也被广泛应用于跨概念域的映射, “开挂”喻指超越常规游戏能力的表现, “副本”则指独立于游戏主线的特定任务场景, 以上映射将人类在虚拟世界的参与感植入现实社交互动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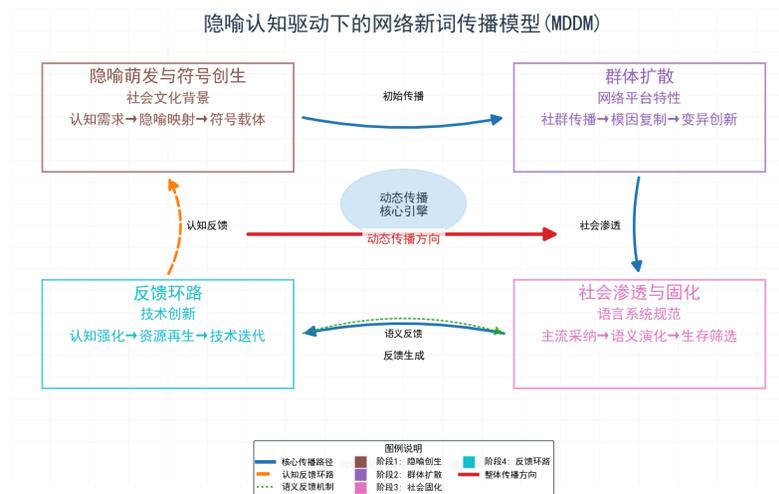
依据具身认知理论 [5]，隐喻映射机制的本质在于人类经验结构的具身性特质。源域的选择并非任意的符号操作，而是深刻植根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体验之中。网络新词的建构过程常常策略性地调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身体经验、感知维度以及基本生存图式。例如，“吃瓜”表征的围观姿态、“搬砖”喻指的劳动状态、“躺平”象征的消极应对，均构成高度具身化的概念基础。这种具身基础天然地赋予新兴语言符号以认知通达性，从而显著提升其在集体认知层面的可理解性、记忆留存潜力以及传播扩散速度。进一步而言，隐喻作为概念映射过程，必然承载特定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内涵 [6]。例如，“内卷”一词中的“卷”凝练地投射出系统压力下的窒息感与集体焦虑；“躺平”则通过躯体静止的意象，传达了对绩效社会主导价值的抵抗姿态；“yyds”（永远的神）则借助神性符号，编码了极致的崇拜情感。因此，这种以具身体验为认知基础、以隐喻映射为生成机制的语言创新，实质上是社会群体心态的具象化反映，高效地传递着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群体心理、价值取向与情感共鸣。

从文化进化的视角看，网络新词可被视作典型的语言模因 [7]。模因论将文化信息单元类比为基因，强调其通过模仿在个体间复制传播的特性。网络新词的传播效力取决于其模因的繁殖力（Fecundity，即被复制的速率）、保真度（Fidelity，即复制过程中的信息保真程度）和存续力（Longevity，即其存续的时间长度） [8]。

网络新词的扩散过程亦可应用创新扩散理论进行分析。该过程通常表现为新词在特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经由意见领袖或关键节点的推动，依次在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及滞后者群体中逐步渗透。社交媒体平台极大地加速了这种扩散进程，并使得传播路径和影响机制变得更为复杂 [9]。

## 2. 隐喻认知驱动下的网络新词播模型（MDDM）构建

隐喻认知驱动下的网络新词播模型模型整合了隐喻认知的驱动机制与网络新词传播的动态过程，构成了由四个核心要素、三个动态阶段和一个反馈回路组成的系统框架。



如图1所示，在隐喻萌发与符号创生这一阶段，网络新词的传播始于社会文化背景激发的认知需求，通过隐喻映射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符号载体，例如谐音或图像，完成语言符号的初始创生。这一过程深刻依赖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群体认知动力，为后续传播奠定语义基础。

在群体扩散阶段，网络新词依托网络平台的即时性与去中心化特性，通过社群圈层渗透、模回复制及用户二次创作引发的变异创新实现指数级扩散。此阶段伴随语义泛化或形式简化，形成动态的变异-筛选-再传播链式反应。

到了社会渗透与固化阶段，网络新词在语言系统规范约束下经历制度化过程，由主流媒体或权威机构采纳获得合法性，通过语义演化脱离原始隐喻语境，最终经生存筛选机制淘汰低适应性词汇，成功融入公共语言系统成为稳定表达。

最后在算法推荐的加持下，用户使用行为强化隐喻认知，积累的符号资源反哺新词再生，形成反馈回路，由以上四个阶段形成了认知强化到资源再生再到技术迭代的闭环，持续推动新词向更高社会渗透度循环演进。关于模型本体，将在下文“四个动态传播阶段”部分进行具体阐释。

该模型有如下表1所示的四个核心要素：认知动力、符号载体、社会文化土壤以及传播网络。其中：认知动力，该要素是驱动整个新词创造过程的第一动力，这里“隐喻”不是简单的修辞，而是一种认知方式——让我们能够借助熟悉且具象的概念，去理解并表达那些抽象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内心情感以及新兴技术，正是通过这种跨概念的映射，难以言说的体验才得以转化为大众能够轻松理解和使用的语言结构。

符号载体，该要素指网络新词呈现出的外在形态，其形态多样，可以是汉字组合，如“内卷”“躺平”等；拼音缩写，如“yyds”“xswl”等；数字谐音，如“520”“9494”等。以上形态追求简洁明了、新奇有趣，并用最短的符号组合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这种设计十分契合网络传播快节奏、碎片化的环境，降低用户理解和使用的难度。

社会文化土壤，该要素是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缩影，其指向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或普遍存在的群体性情绪，以及广泛流行的影视、音乐、游戏等领域存在的亚文化现象。这些新鲜的文化土壤为网络新词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话题，并迅速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

网络传播这一要素展现了网络新词迅速扩散的系统，该系统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主体，有着复杂交织的传播渠道，可点对点的人际聊天，也可在特定兴趣群体内部形成讨论圈层，或是搭建面向广大受众的公共平台，这些渠道相互交叉、连接，加之社交媒体独特的互动机制，如转发、评论、点赞等，能够使一个网络新词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小圈层蔓延至整个网络空间，完成从诞生到流行的关键一跃。

表1 隐喻认知驱动下的网络新词播模型的核心要素表

要素名称	本质特征	功能定位
认知动力	隐喻机制	将复杂的社会体验、情感或技术现象通过概念映射转化为可感知的结构化表达
符号载体	多元语言形式如：汉字组合、拼音缩写、数字谐音、符号混合等	通过简洁性、新奇性、趣味性及表意效率降低传播门槛，激发用户使用意愿
社会文化土壤	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环境要素	来源于社会热点、集体焦虑、流行文化等，可提供新词创作素材
传播网络	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融合传播结构	人际交流、群体、大众传播的复杂网络通过转发、评论、点赞、话题标签等加速传播速度

该模型存在四个动态传播阶段。

第一个阶段，隐喻与符号的产生。动态传播源于个体或小群体对特定社会现象、普遍情感或新兴技术体验的认知需求 [10]。当现有的语言难以精准表达某种复杂体验时，便会触发创新表达的需求。例如，对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非理性内部竞争状态的概括需求，成为新词语创生的驱动力。此时，人们通过隐喻性思维，在认知层面完成跨越领域的意义映射，将某个具体的概念的核心特质，投射到需要描述的新现象上，紧接着，为这一新形成的隐喻性概念寻找一个新颖且高度契合网络传播语境的符号载体，最终选定符号——“内卷”。

第二个阶段，网络新生的词汇一旦在特定社群内部被首次使用并引发注意，如某活跃论坛、某粉丝圈层，便意味着开始群体扩散 [11]。在这个阶段，新词如同模因，通过使用者的数量模仿、引用、评论等操作以及丰富的表情包、段子、短视频等形式的二次创作，便足以在社群网络中进行快速复制与传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复制并非单纯克隆，往往伴随变异，即词语具体指称的范围、使用的具体语境以及附带的情感色彩等，都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异。例如，2024年初，GQ实验室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发布了一篇定义“淡人”生活态度的文章，将其描述为“情绪无波动、社交极简、目标随缘”的群体，迅速引发年轻人共鸣，该词也入选了2024年12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年十大网络用语” [12]，该词发展至今，泛指持有追求低欲望且反对恶性竞争的生活态度的人。这一语义的扩大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最初隐喻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宽泛语义的解释空间，使群体的共同构建成为可能。除此之外，社群的凝聚力与活跃度、社群内部意见领袖的带头与推动、新词自身蕴含的模因传播潜力 [13]，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机制等共同成为该词语此阶段加快扩散速度的影响因素。

第三阶段，社会渗透与固化。当网络新词的影响力突破其起源的社群边界，向更外沿的社会层面蔓延，甚至进入主流媒体话语以及官方政策表述时，便进入了社会渗透阶段 [14]。此时，新词的传播轨迹开始分化：一部分新词成功实现了系统的固化，被主流文化和社会机构接纳，词义相对稳定，成为生活常用语。在这个过程中，新词原始的隐喻被弱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望文生义”现象，成为直接的概念标签，如“给力”“山寨”等词便经历了这样的固化过程。另一部分新词则可能经历语义转化，包括语义范围的扩大或缩小、褒贬情感色彩的偏移等。此外，它们还可能作为活跃的语素，参与构词，例如“内卷”中的“卷”可以构成“卷王”“卷心菜”。然而，并非所有网络新词都有持久的生命力。部分网络新词因其指代的现象或时

效性过强或缺乏持续的社会文化土壤支撑或无法承受语言系统内部的规范性压力等，从而走向消亡，被新词取代。

网络新词的传播并非单向的线性过程，而是会形成一个反馈环路。网络新词的流行程度、因其引发的社会讨论或争议，会反向强化、塑造或改变相关的社群的集体认知。对“内卷”现象的大规模讨论，本身就在加深社会对其存在和影响的认知，激发有关群体寻求改变的集体行动。同时，那些成功固化或经历了转化的网络新词，又成为未来语言创新的资源，为新的隐喻思维和词汇创新提供丰富的素材和认知基础。此外，传播平台的迭代，重塑着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态。新平台、新功能、新算法等，都在影响着网络新词被发现、传播、协商和转化的路径，整个传播过程始终处于技术驱动的动态演变之中。

### 3. 社会文化阐释：网络新词作为隐喻性社会文本

网络新词作为隐喻性的社会文本，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准确切入当代社会肌理，用隐喻编码群体情绪价值转向以及文化脉动。下面将用一些具体例子来阐释网络新词是如何作为隐喻性社会文本从而反应社会肌理。

以下网络新词将技术赋权下的社会情绪共鸣与群体焦虑进行了具象表达。

“内卷”（Involution）：该词源于人类学术语involution的隐喻映射，将生物形态中向内缠绕的核心特质精准投射至社会恶性内部竞争现象，完成符号的产生。最初在学术社群萌芽后，借教育、职场等议题在社交平台引爆群体扩散，使用者通过做题家主题漫画等表情包和短视频二次创作加速其复制变异，使词义从学业竞争泛化为任何无实质增益的过度内耗。社会渗透阶段成功固化体现为入选《现代汉语词典》及反内卷政策表述，语素“卷”参与构成“卷王”等新词，原始隐喻弱化，从而转化成概念标签。反馈环路中大规模社会讨论反向加深公众对系统性压力的认知，推动该词成为解构当代竞争文化的核心符号。

“社死”（Social Death）：其将生物上“死亡”转化为社交身份崩溃的心理创伤，实现跨域映射。早期在豆瓣小组等社群发酵时，用户以第一人称“社死”的经历引发网友共情，推动群体扩散。词义变异呈现窄化特征，从广义社交失序转向公共场合出丑，情感色彩从沉重蜕变为戏谑。社会渗透阶段未进入主流话语但完成语用转化，成为年轻人化解尴尬的自嘲工具，依赖网络匿名形成安全表达。技术驱动体现于短视频平台“社死现场”合集标签的算法推荐，持续加速线上身份焦虑议题的发酵。

以下网络新词是青年群体在各种压力下形成的生存法则。

“躺平”（Lie Flat）：以身体躺卧姿态隐喻退出竞争体系的消极抵抗，完成认知映射。2021年贴吧《躺平学》宣言触发工薪阶层共鸣，在反内卷语境中经病毒式扩散完成群体传播。语义变异呈现两极化，既被贬斥为懒惰又被颂扬为与世无争的生活哲学。社会渗透阶段，该词受主流媒体批判反而强化了其亚文化认同，最终转化为低欲望的代名词。虽未完全固化，但因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而保持其生命力，在反馈环路中形成“躺平青年”群体身份标签，实现从社会现象到文化符号的跃迁。

“佛系”（Buddha-like）：借佛教超脱意象映射低竞争欲生活态度，实现宗教概念的世俗化转译，并在青年社群依托“佛系追星”等句式完成模因复制。在社会渗透阶段成功固化进入日常语汇，原始宗教隐喻彻底字面化为描述淡然心态的通用标签，词义高度稳定，其核心价值在于沉淀为语言创新资源，为后续“淡人”等词提供认知模板，展现亚文化向主流文化渗透的经典路径。

以下网络新词彰显了亚文化认同。

“yyds”（Eternal God）：借“永远的神”的拼音首字母缩略，在刚兴起时隐喻极致的赞美，其本质是效率驱动的符号创新。在电竞饭圈社群爆发期，依赖直播弹幕高频复制与输入法联想实现跨圈层扩散，从极致赞美降级为普通称赞，社会渗透阶段未固化但完成功能转化，后因表意模糊便加速了衰退，被“绝绝子”等新词替代，这也印证了网络语言更替的速率之快。

“绝绝子”（Absolutely Awesome）：“谓词性X+子”为鉴赏型态度评价资源，有着流传度广、使用频率高等特点，颇具代表性，先从结构本身来看，‘绝’为褒义性形容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赶上的’，这使得‘绝绝子’的基础性态度意义为‘很绝、非常好’，表赞赏态度”[15]，形成新型修辞模板。依托小红书等女性向平台传播，经意见领袖标准化话术如“好吃到绝绝子”等推动复制，其变异呈现寄生特性，必须依附“谓词性X”使用。

以下网络新词是使用者对所指对象的戏谑表达。

“栓Q”（Thank You）：中文谐音梗。谐音梗将英文谢意异化为崩溃式反讽，创造情绪表达新范式，依靠“魔性”的发音激发二次创作模仿实现传播，语义变异关键点在于从字面感谢转为负面情绪宣泄，如“我真的栓Q”的语境重构。在社会渗透阶段因语境局限性难以跨圈层固化，成为短视频平台特有的时效性用语，证明缺乏文化根基的网络新词更容易被网络淘汰。

“蚌埠住了”（Can't Hold Bengbu）：谐音双关，其中“绷不住”指代人的情绪失控，“蚌埠”是地名。汉语谐音将安徽地名蚌埠转化为“绷不住”的视觉化情绪崩溃隐喻。在抗压吧、哔哩哔哩等社群借“破

防文化”传播时，依托视频弹幕或评论区评论刷屏完成符号复制。该词汇的变异体现为情感扩展，即从愤怒延伸到哭、笑、失控等多元场景，社会渗透阶段虽未完全固化，但完成方言转写范式创新，衍生出“懂埠人”等新梗，凸显方言语码的网络再生能力，输入法联想帮助其突破地域限制，成为方俗语网络化的典型案例。

“润人”（Run）：源于英文“run”的谐音加上中文名词后缀“人”，特指以移民方式离开中国的群体，其内涵概念丰富，既包含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合法途径者，亦涵盖通过偷渡“走线”等非法手段抵美者；该词被部分人批评为“对国家发展的背弃”，亦有人指出其折射出国内社会矛盾与个体对西方幻想的落差——移民者常在海外陷入身份认同困境，转而依赖中文圈宣泄情绪以自我验证选择正确性，最终成为全球化时代下个人抉择、生存焦虑与文化撕裂感的复合符号。

这些网络新词的成功，在于其隐喻结构高效地捕捉并传播了特定群体的共享情感、共同困境以及集体认同。它们不仅是集体情感的“晴雨表”，其传播过程本身也在参与塑造相关的社会认知和行为，而网络环境为这种基于隐喻的集体意义建构与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

## 4. 模型的解释力、文化特殊性及未来展望

### 4.1. MDDM模型的解释力与优势

MDDM模型的解释力建立在认知语言学、传播学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动态交叉之上。该模型通过隐喻映射机制阐明新词创生的认知根源，当主体遭遇表达赤字时，会激活跨概念域的类比思维，例如将生物学内卷化概念投射至社会竞争领域，这一过程本质是对经验世界的概念化重组。在传播层面，模型引入模因理论解释社群扩散中的变异规律，初始隐喻的语义弹性为群体协商提供基础，如“躺平”一词同时包含身体姿态与价值抉择双重意指，而平台算法的可见性分配构成技术性干预变量，典型表现为抖音对“栓Q”的流量倾斜。社会渗透阶段则体现语言生态系统的选择压力，只有当词汇所指涉的社会实践具备持续文化相关性时，才能完成词汇化进程，“佛系”成为低欲望生活的代名词即验证此规律。这种多层级联动使MDDM成为阐释数字语言创新的强解释范式。

### 4.2. 中国网络新词的文化特殊性

中国网络新词的特殊性植根于三重文化特性。汉语系统的多模态能产性首当其冲，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性催生独特创新路径，表意文字支持字形游戏如“呆”字表呆萌，声调系统赋能谐音转写如“蚌埠”代指“绷不住”，拼音输入法则促进“yyds”类字母词增殖，此类多通道符号生产具全球类型学价值。社会转型的词汇化呈现构成第二重特性，新词凝缩转型中国的集体心态，“内卷”指向后发展时代的竞争异化，“躺平”表征增长范式转型中的主体疏离，其语义演化实质是社会矛盾的隐喻性解决方案。汉语更倾向通过具身隐喻具象化抽象社会关系，区别于印欧语系的抽象化表达。第三重特性体现为集体叙事的话语调适，在特定传播生态下，谐音双关如“润”（run）替代移民形成规避审查的语义加密术，“绝绝子”等萌化表达则展现出青年对亚文化的追求，以及亚文化话语同主流话语的协商。

### 4.3.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需在方法论与理论层面实现突破。方法论层面，应建立计算语言学范式，运用动态语义网络分析追踪网络新词的义项裂变路径，建立网络情绪词典，用以量化网络新词的情感极性迁移，再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绘制关键传播节点，此类方法可实证并检验MDDM的阶段转化假设。尤其需开发针对隐喻识别的算法，自动标注语料库中的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模式，例如“内卷”的植物性特征到社会行为的投射轨迹。

理论创新层面，可开展跨文明比较研究，如对比汉语“躺平”与英语“Quiet Quitting”的隐喻结构差异，此类研究将推动建立网络语言演化的类型学框架。技术伦理维度需警惕算法对语言多样性的压制，当平台推荐机制持续放大“yyds”等低语义密度词汇时，可能导致“蚌埠住了”等谐音词陷入“数字达尔文主义”困境，未来应构建网络语言多样性评估体系，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纳入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设计准则中。

## 5. 结论

网络新词作为数字时代语言创新的载体之一，具有前沿性，其动态演进过程在本文建构的“隐喻驱动型动态传播模型”中得以系统阐释。该模型揭示网络新词始于个体心智中的隐喻性概念映射，由符号载体创生，在多层级传播网络中经历扩散、变异与意义协商，最终在固化融入主流或转化消亡中完成生命周期。模

型的核心价值在于确立了网络新词传播的驱动机制——隐喻认知构成底层逻辑，社会文化语境形成选择性场域，而技术赋能的传播网络则充当变异加速通道。

本文通过对“内卷”“社死”“躺平”“佛系”“润人”等典型网络新词案例的剖析，论证了网络新词本质是隐喻编码的社会文本。这些词汇凝缩了特定时代的集体意识，其生命力根源在于隐喻结构精准锚定社会集体心理，传播的过程也是不断强化群体共识的过程，如此，便使网络新词成为新兴网络文化的语义结晶。

理解网络新词不仅关乎网络语词的变迁研究，还是解码社会心态的关键钥匙。网络新词的动态演进，正是人类运用隐喻的智慧以应对数字文明新经验、表达新诉求、构建新认同的持续语言文化实践。

##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KöVECSSES, Z.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 GIBBS, R. W.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5] 雷蒙德·W.吉布斯,魏屹东,魏屹东等. 认知哲学译丛 具身性与认知科学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4.11.
- [6] KöVECSSES, Z.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 BLACKMORE, S. The Meme Machi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8]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9]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M]. 5th ed.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 [10] 邹文. 艺术的信源 邹文谈艺术与传播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07.
- [11] 王含阳. 智能时代网络舆论极化传播模式及其引导策略——基于过程系统的方法论启示 [J/OL].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5 [2025-07-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329.C.20250630.1316.002.html>.
- [12]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网络媒体中心.“汉语盘点2024”年度字词揭晓 [EB/OL].(2024-12-20) [2025-07-21]. <https://nlp.ccnu.edu.cn/news/135>.
- [13] 苏凡博, 王鑫轶, 朱慧, 等. 规律共识网络中的平台干预效应研究——基于模因传播的建模与仿真分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5, 32(4): 18-34+126.
- [14] 吴磊. 媒介传播理论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02.
- [15] 王羽熙. 网络语境中新兴“谓词性X+子”式的态度评价意义及形成探讨 [J]. 华中学术, 2023, 15(4): 186-196.